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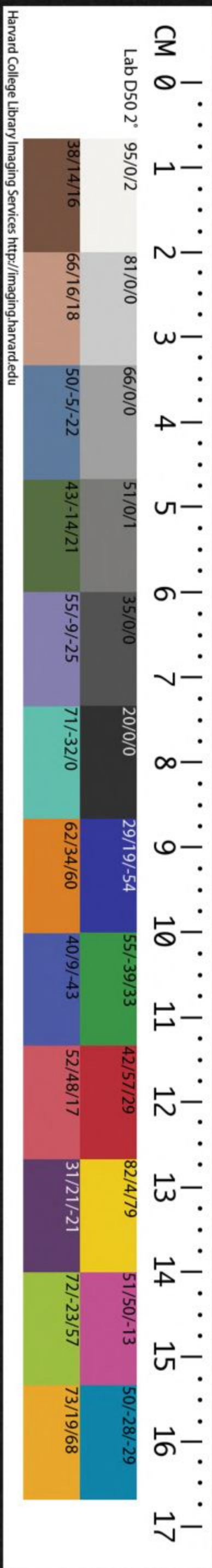
OCT 1951

T717 /3427

左氏傳測義

12

自卅八  
至四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七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無傳夏邾畀我來奔無傳

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被殺書名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諸侯納之

入于曲沃猶繫晉欒為晉之世臣逐非國討而出于

秋齊侯伐衛遂諸侯納之

敵君直亂而已矣曲沃欒氏邑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伐晉

書遂齊始伐盟主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今北直隸濬縣有雍榆城○林堯叟氏曰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

○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出奔以附季氏故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春秋獨於此書襲譏其行盜賊之事

○齊侯襲莒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

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

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

以鄰國責之喪如字為去聲○愚按禮諸侯絕期平公不得為杞孝喪不曰母有喪子可徹樂乎左氏不以母子言而但曰禮為鄰國闕何居

子黃翹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

陳叛

如朝也二慶虎及寅也二十二年二慶請黃于楚黃奔楚自理今因陳侯朝楚楚人信黃為召二

慶二慶畏誅使其族慶樂往楚殺之慶氏乃以國叛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

圍陳討慶氏也慶氏治城以距君築城之版墜地慶氏殺役人於是衆役怒各

殺其隊伍之長遂殺二慶楚因納黃肆放也言不可肆放使居人上也周書康誥篇言天命不常有義則

存無義則○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障蔽者不欲人見欒盈及其士故以藩載之使若媵妾

樂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在其曲沃欒氏分掌之邑

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晉午守曲沃大夫，告之，告以欲襲晉也。集成也。因子死，因子舉事而死也。

咎，天咎也。言我實不為天所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而舉事。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

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

之有盈出，徧拜之。伏匿也。觴，飲酒器。孺子，謂樂盈。猶不，死言無所悔恨也。爵，亦飲酒器。

徧拜，謝眾思已也。傳言懷子能得士，故願為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獻子，即魏舒絳。晉國都以晝入絳，輕兵掩

私相愛也。○愚按：盈之為罪，止以姣毋讒搆而成，非有犯上害公之事，既逐矣，為之會諸侯於商丘，以錮

之已，又會沙隨以堅其約，必欲窮其所往，使無所容其身，則事窮勢迫，不至為亂不已也。鉞而走險，急則何擇？盈之復入于晉，非晉有以急之哉。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

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

輿大夫與之。成八年，莊姬譖原屏殺之。樂欲為徵，故趙武怨樂氏。趙因韓而復韓，起又讓趙

武，故二家方睦。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故中行氏怨樂氏。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

軍，故與中行氏和親。知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時年十七，與中行氏同祖，故聽之。程鄭亦荀氏宗，言嬖

幸於平公，見其不助樂氏，七輿官名與好也。叙樂氏多怨，以為下文敗奔張本。難，去聲。知，音智。樂王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天，固官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

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樂王鮒即樂桓子君謂平公固宮宮之有

權民柄賞罰之柄強取強劫取之公有姻喪，王鮒使

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晉夫

人有祀喪晉自殺戰還常墨綰故樂王鮒使宣子墨

綰冒蒙也以經蒙其首詐為婦人服而入宮恐欒氏

有內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

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將逆欒氏與欒氏合師也二三子諸大夫驂乘必持

帶恐墮墜也超跳也撫劍援帶劫之也僕魏舒之僕

也請請其所至之往也公公所也宣子恐魏舒不與

已同心故許賂以欒盈曲沃之邑傳言鞅用王鮒計

強取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斐豹晉力士犯罪沒為官奴丹書以丹書其罪

而汝也如日言不負約明如日也閉閉之門也

從之將拒戰也隱短牆也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

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其後公臺之後乘登也成之致力以致成也攝引持也蓋鞅先用短兵既勝方引車以逐之樂樂盈之族免之謂樂免已言我如不免而

成將訟女於天不舍女罪也注屬矢于弦也其車櫟於槐樹之根故覆魴亦樂盈族射音石中去聲注之

住反覆音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

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

成御襄罷師狼遽䟽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栢跳為

右大駑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

乘自衛將遂伐晉先驅前鋒軍名申驅次前軍名傳摯申鮮虞之子曹開為公御晏父

戎為公右中軍也貳廣公副車左翼曰格右翼曰肱

大駑後軍名駟乘四人共乘駑軍也齊納樂盈於曲

沃知得罪於晉故將伐之杜預氏云傳詳其陳名將

跡見莊公任勇力廢舊臣召音邵父音甫罷音皮駑

去顛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不勝則恐懼而脩德有功則恃勝而矜驕○林堯叟氏曰

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崔杼諫曰

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間敗謂有樂氏之敗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

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陳完之孫湏無武子崔杼也言他日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晉討齊而有急我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于晉也

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柳也。况以惡乎。崔子謂君伐盟主為甚而已。欲弑君則其惡又過于君。夫所行皆合于義。猶自抑而止之。不敢有過。况以惡過君。顯言於眾。以是知必不得其死也。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釐。朝歌晉邑。今北直隸濬縣有朝歌城。二隊分師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晉山名。在今山西絳縣東。武軍築壘壁以示勝也。熒庭郟邵少水俱晉地。伐取而守之。封封晉尸以為京觀。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趙旃子。東陽晉地。晏釐齊大夫。大音泰。郟音脾。愚按齊莊本意在伐晉而先伐衛以嘗之。亦與齊桓侵蔡而後伐楚同意。雖然討從楚者而後討強楚。霸圖也。伐從霸者而果于陵。霸主禮階也。春秋之書。遂有褒貶二義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愚按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強。盤桓雍榆而不及于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禮也。何居。或者曰左氏以救盟主為禮。非以次雍榆為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即公鉏。悼子即紇。皆武子庶子。適丁歷反。長上聲。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季氏屬大夫。難言立少故云。欲擇才室家室也。其然猶言必爾。兩兩問而治行示以失常不敢與也。止不立紇也。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紇即武仲大夫。諸大夫客上賓。



也獻獻酒潔淨洗之降降階蓋尊寵之以示立也旅  
獻酬禮畢而衆相酬也齒列也使從庶子之禮與諸  
大夫列等蓋卑下之以示廢也季氏雖素愛悼子見  
頓易常分恐公鉏不從故失色飲為俱去聲○家鉉  
翁氏曰季孫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賞盜之說  
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公鉏弗得立故使為家司馬愠含怒也子馬即馬父所位

處也言禍福唯人自召廢置在父不可以常論女能

孝敬以共父之命則父寵之富可過季氏所謂為善

以召福者此也若奸邪不守規度其禍或過于貧賤

下民所謂為惡以召禍者此也次舍也共音

恭○愚按閔子馬論甚是然緣此謀富則非

季孫喜

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

左宰武子喜公鉏所為使為已設燕而以享燕之具

往公鉏家遂悉以與之故公鉏氏富於悼子果

如閔馬父之言旃之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

語助公謂魯公舍音捨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子孟莊子季孫愛之以其成已志

御騶掌馬之官羯孟莊子之次庶子

孝伯也為孟孫為其後也請讎臧使孟氏與公鉏共  
憎臧孫也孺子秩孟莊子之長庶子公鉏言秩長固  
自當立若能立孟氏少子則我之有力過于臧氏之  
立紇矣公鉏譏其父廢長立幼故季孫不能應惡好  
俱去聲○汪克寬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而季孫  
之臧紇廢彌而立紇孟孫之豐點廢秩而立羯叔孫

之豎牛殺子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蓋由宣公之作備於前也

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

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禮大夫喪主人立于

東方戶側鉏欲立羯故奉以立於其位羯在此言已立羯為喪主也惟其才鉏譏其父欲擇才之言也夫子謂孟莊子公鉏誣以為孟孫之遺命長上聲○汪

克寬氏曰季孫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殺罪滅紇而逐之紇固有罪

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滅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歿

吾亾無日矣愛則縱欲長惡故云疾疾惡則拂情正欲故云藥石惡石指孟孫猶生我猶能

愈我之病疾美指季孫毒滋多能為我之害蓋武仲將及已故有感而多泣更正辭以答其御如此

疾也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滅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滅

氏滅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乙亥滅紇斬鹿門之閔

以出奔邾錫既立乃與公鉏共讎滅氏謬為閉門自守若禦滅氏亂者戒為備也藉穿藏也藉

除借人治葬道也正夫遂正也甲從以甲士從已視作者畏孟氏也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

甲逐之鹿門魯南城 初滅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

東門辟音疋藉音借

歿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宣叔紇之父。鑄國名。其姪穆姜姨母之

故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

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

之過也。賈聞命，夫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

賈為本正室子，不得立，故出依舅氏。大蔡，大龜。或云出蔡地，因名不弔，不為天所恤也。不及不祀，自言罪

輕，應有後子。謂賈納請以大蔡納魯，請為先人立後也。其可，可得立也。自為，自請也。逃，他。周反。自為，去聲。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防，臧氏私邑。知

不足，謂使甲從已慮事淺也。二勳，謂文仲宣叔辟邑辟防邑而去。辟，音避。○愚按：紇之言曰：先祀無廢，敢

不辟邑，有如不允立後，將遂不辟乎？故孔子謂其要君。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

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

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

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其人防邑之人，凡奔亡之臣

以為戒，故防邑之人疑而問之。武仲以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

孫所忌，故謂無辭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

書之章首前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事  
在宣十八年叔孫僑如諸成公與季孟于晉廢壞國  
之典章事在成十六年子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也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斬閔以出之罪而盟之  
于犯也居語助臧孫心服盟已之言嘆國  
之有人又揣知其為椒皆知也君音基 ○晉人克

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書曰晉

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傳例得雋曰克不言大夫以盈自外犯君

而入非復晉大夫也○愚按經不書大夫以盈稱兵犯國非其大夫也與後鄭良霄例同而左氏曰言自

外也恐非其意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奔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且于莒邑期與杞相期壽舒莒地杞殖華

還齊大夫先載甲而出隧狹路也蒲侯氏近莒之邑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死戰也華周即華還君謂莒

君莒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從伐杞梁即杞殖莒以小勝大故懼而行成且子餘反華胡化反○汪克寬

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輕行襲莒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於郊使乎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敕廬在下妾不得與郊乎齊侯乎諸其

室殖妻迎喪故遇齊侯下猶賤也敕廬在言當在室之喪位也婦人無外事故云不得與郊乎杜預氏

云傳善婦人有禮與音預 ○附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

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為田與之邑言伐

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晉亂而起兵猶鼠之夜動也晉寧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蓋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比鼠使怒而止以碎其禍見音現絕句仲尼曰知之難也

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武仲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不順惡孟氏立庶是施不恕夏書大禹謨篇茲此也言行此事當常念如在己身此正順事恕施

謂之經二十有四年。把文公元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

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

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

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

滅邢遂為衛邑汪克寬氏云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加楚子于三國亦以惡三國也○公至自會。無傳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陳鍼宜咎出

奔楚。宜咎陳鍼子八世孫鍼其廉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歿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不朽歿而名存也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

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

之謂乎虞以上謂舜之前陶唐氏堯之號御龍氏劉

累也能擾龍豕韋商之霸國唐杜二國武王

所封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遂

為范氏佐晉主盟中夏士句自誇其先更歷虞夏商

周至晉世為興家可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當久而不朽之義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文仲即

臧孫辰

立樹立不磨也犬上謂上聖之德如黃帝堯舜其次

立功如禹稷又其次立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保姓

保其始祖之姓受氏受其先代之氏祊廟門○附范

杜預氏云傳善穆叔之知言犬音泰祊音崩錄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時

西相鄭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伯如晉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寓寄也子產以

寄書責之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

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貳離也賴恃用之也何沒沒

言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

也此言賄之禍明士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

非無賄之患沒音昧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

奏火左傳生平別表

三十八卷八

心。有令名也夫。

輿車基本也。令聲載德以遠聞。故謂之輿。美德殖國家以久立。故謂之基本。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言君子有德可樂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也。又大雅大明篇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也。此言德之益明。上無令名之難。樂音洛。女音汝。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言能以恕為思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為之輿而載是德。以行所以遠至。近安為國家之基。此申言德之益。

毋寧寧也。浚取之深也。言寧使人謂子散財生我。不可使人謂子取我財以自生。辟如象為齒所累。以殺其身。以其齒之有。賄故也。此申言賄之禍。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

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

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歸罪於陳之故。敢不稽首。請伐陳也。杜預氏云。為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孟孝伯即仲孫羯前年齊伐晉。故復為晉報侵。愚按當齊伐晉。魯既不

能致力以救。既退而復侵之。何益于晉哉。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

還。

舟師水軍。軍政嚴設賞罰也。杜預氏云。為下吳召舒鳩起本。趙鵬飛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

交者已十年。而楚至是凡三伐吳。

○附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欲見楚子。其謀晉也。期會期社。社祭齊舉社。祭因閱數軍器。使啓彊觀之。以誇其盛。文子即陳湏無。戢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愚按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

君闕失陰折姦宄之萌而徒低回竊語坐觀其釁國  
家曾何恃于有若人哉彼其捐十乘之馬守百車之  
木恃躡躡自  
好者流爾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

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無宇陳湏無之子齊大夫晉師即下夷儀之師辭謂  
有晉師未能會也介根莒邑今山東膠州有介根城

前年齊既與莒平因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  
出遂侵之見無信也

克 晉將伐齊以報前年之伐為水所阻 ○趙鵬飛氏  
曰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釁爾今晉不能

和諸侯以制楚而乃接諸侯以伐齊且勝齊孰與 ○  
愈於勝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為鄭招寇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楚以無宇  
乞師之故

因伐鄭 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  
以救齊

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 諸侯即夷儀諸侯張骼輔蹀皆晉大夫致師  
挑戰也欲得鄭人御以其知地利也射犬鄭

之公孫子大叔即游吉大國人謂骼蹀不可與言當  
卑下之上上位也一猶等也言國無大小已在上位

當與之等部婁小阜松柏大樹喻小難以容大言不  
得與之等蹀音格蹀音歷大音泰部蒲口反婁路口

反 ○李廉氏曰自蕭魚之後楚兵再  
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二子在幄坐射

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

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



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函也。

二子即輅，驟坐外後，食皆輕之也。廣車兵車乘

車安車，踞坐其上，也。轉衣裝也。二子皆乘安車，將近楚師而後同射。犬乘兵車，皆箕踞衣裝而鼓琴以示閒暇。既近楚壘，射犬恨二子不告而馳，使為楚獲。胄

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禽獲也。收其禽，謂或者挾其囚，謂生者射犬又不待而出，欲遺楚禽之。於是

二子皆超乘而抽弓以射楚人，既脫歸，復踞轉鼓琴如初，以示閒暇。公孫謂射犬兄弟謂義如兄弟，不謀而馳，怯言怯於攻敵，所以不待而出，皆餘辭也。亟急也。性急不受屈也。後食音嗣，乘乘。上如字，下去聲，轉專去射音石。

楚子自棘澤還，使結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

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和犁讓之。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舟軍之役在此年夏，舒鳩楚屬國，吳召之。

欲與共伐楚，荒浦舒鳩地。沈尹壽師和犁皆楚大夫，無之言無叛楚之事，為去聲。 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

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

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遠子即子馮，卒終也。無辭言彼無辭有庸言我

有功杜預氏云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

奔楚。言宜咎慶氏黨，經所以稱名惡之。季本氏曰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

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剋于楚耳。 ○齊人城郊，穆叔

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郊，王城也。是時穀洛

關，毀王宮，齊因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杜預氏云為昭四年叔孫以

所賜路葬張本○張洽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矣○附錄晉侯燬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死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

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亾釁乎不然其有惑疾

將死而憂也程鄭晉大夫揮即子羽階居位等級也然明驟茂也言人貴顯而知恐懼則必思自屈下以保其位不過謙抑以下於人而已此理易知何待問人且夫人既登貴位而求自屈下者唯知者能之不當在程鄭燬幸之人其必有懼禍奔亾之釁乎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也杜預氏云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春秋左傳註評卷之三十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八年

經癸丑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即夷儀之諸侯重丘齊地今山東茌平縣有重丘城○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書入自外而入之例○楚屈建

帥師滅舒鳩杜預氏云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

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諸樊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部。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孟公綽魯大夫。大志謂弒君不寇不為害

也不嚴欲得民也。○凌約言氏曰。崔子有大志。魯臣且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尚貪伐

魯以為為功豈非利。今智昏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

偃。臣崔武子。棠公歿。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

不可。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為崔杼家臣。取為已妻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辨姓齊丁公。崔

杼祖齊桓公。東郭偃祖同姜姓。故不可為昏。取如字。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

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

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坎下兌上。因此正卦

卦困六三變為大過。皆曰吉。阿崔子意也。坎為中男。故云夫變而為異。故云從風。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

落。故云墮妻。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石不可以動。故往不濟。又

坎為險。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蒺藜不可以據。故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

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不可得。而見矣。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故云失其所

歸繇。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寡婦曰：嫠先夫謂棠公言棠公已當此凶驟數也。侍者恐揚其穢故

諫公言雖不為崔子自應有冠戲慢之也。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

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

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

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擗有淫者。

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以被辱之

故怒公又問晉之難而伐之以激晉人之報我因欲弑莊公以解說于晉而不得閒隙且于之役在二十

三年稱疾誘公來問也。拊拍楹柱也。拍柱而歌以命姜氏也。重言侍人別下賈舉也。請請免死也。自刃於

廟還廟自殺也。命謂公命以行夜警備也。陪臣衆自稱干。擗行夜也。言杼疾不能聽命。行夜杼之家近於

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杼命討之。不知他命。說如字。且音疽。拊芳甫反。王音扞。

振音鄒。射音。石隊音墜。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

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

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

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

陰。此賈舉非侍人賈舉也。以下八人皆勇士。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齊別廟。故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三十九

祭之弁爵弁祭服也申蒯亦嬖臣侍漁監取魚之官  
帑宰之妻子義死君之義醜蔑平陰大夫公之外嬖  
杜預氏云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  
難皆嬖寵之人（僂）力俟反（父）音甫（說）音悅  
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亾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亾則亾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亾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  
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人從人也晏子聞難而來言已  
非君所嬖故不宜死已無罪故

不宜亾君既死故不宜歸蓋君不徒居民士臣不徒  
為祿計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臣死亾之若  
君為已私而死亾苟非平日嬖幸之人誰敢當此死  
亾之任者晏子意以已非正卿而公之待臣無異眾  
臣故不得死其難枕尸股以君尸枕已股上也興起  
舍置也○陸粲氏曰衛州吁弑君而自立石碯既老  
猶告於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齋而  
請伐齊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亾之足言○孫應  
鰲氏曰晏子不避君難忠矣以崔  
子之大惡猶知舍晏子以從民望  
盧蒲癸奔晉王何  
奔莒（二子皆莊公黨杜預氏云  
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  
上帝乃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宣伯即魯叔孫  
僑如成十八年

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於靈公景公莊公之弟慶封封崔杼之黨恐國人討已故為盟大宮大廟其盟書云國人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更易其辭意謂崔慶若不忠于君不利社稷吾不敢與也苦子朝齊遇難未歸故景公復與之盟一本崔慶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此後人妄加也

大音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

歿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歿執

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嗣續也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

故執簡而往以書其罪杜預氏云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閻丘嬰以帷

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

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嬰鮮

莊公嬖臣嬰將出奔故以帷幙自縛其妻而載之下

下嬰妻也君謂莊公厝藏暱親也弇中狹道舍止也

一一人也言弇中道狹一人與一人戰雖衆無所用

也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速驅之以道廣衆得用也鮮

音仙推如字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側瘞埋也于北郭

孫人姓因名其里莊公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喪

車之飾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不蹕不止行  
人也下車送喪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  
有甲兵皆降損不成禮以葬也 晉侯濟  
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噐樂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泮水名地闕朝歌役在二十三

年說解說也齊人歸罪莊公以

解于晉即上文所云欲弑公以說于晉也班別也男

女分別示恐懼服罪也哀元年蔡人男女以班與此

同宗器宗廟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三軍之六卿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之長官也

師旅小將帥也處守守國之臣皆有賂皆有貨財賂

之非盡以男女為賂也杜預氏云齊人逆服兵不加

故不書伐齊慶封獨使于晉不通

諸侯故不書如師說如字長上聲

晉侯許之使叔向

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告諸侯告齊服也子服惠伯

即子孟椒杜預氏云平公受賂

而還經不譏者齊

有喪師自宜退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魏舒宛沒皆

晉大夫晉平

公愆衛獻公失國使二子迎于齊將使衛殤公與之

夷儀之邑以居之崔杼欲得衛五鹿之地故留衛獻

妻于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

肆暴故鄭報之襲入其國隧徑堙塞刊除

突穿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也

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

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桓子不

欲載公

故以巡城辭賈獲陳大夫舍置而汝也賈獲雖急猶

不欲男女無別故辭曰不祥

邵寶氏曰舍而母將

不可兩全乎全于身而虧于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

狎君女而賣男非禮也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

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

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

愚按甚矣獲所遭之不

六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三十九

六

幸也。顧其母則遺其君，奉其君則困其母，故獲以車授公而已。與妻扶其母以奔，亦可謂善處君親之間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有如倅遇郵師公車可幸而脫矣。其何以脫老母於徒行哉？則不若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而已。與妻隨車以奔，庶幾其可兩全而亦不可謂非祥也。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人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御禁止侵掠也。門宮門免喪服示哀戚也。擁社，繫馬纒也。執繫稽首進獻，皆以修臣禮也。子美子產別字數俘數其所獲之俘，不以歸也。祓除不祥也。節兵符也。陳亂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進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御音禦，免音問，祓音

弗。○高閔氏曰：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秋七月。

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許之成故。

書同 ○附錄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

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文子即趙武，幣奉晉者禮，晉禮之弭止也。

知相知也。楚令尹屈建也。孔穎達氏云：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杜預氏云：為二十

七年晉楚盟于 ○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

莫敖。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宣十二年楚有屈舒鳩，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姓名與之同。

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

人居其間七日。前年舒鳩辭不叛，今卒叛楚，離城舒鳩城名。先至舒鳩下子疆等五人

不及木子與吳相遇而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墊隘，慮水

雨也。簡閱精兵也。駐後為陳以待我師，我師若勝則進與合戰，若奔則視利便而救應也。墊音玷，陳音陣。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吳還逐五人至其本軍楚人先所簡閱精兵為陳者

會合而擊之，故吳敗遂前及子。木共圍舒鳩而滅之。傳音附。○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預氏云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

子產數俘而出，不將以歸，故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軍旅之衣，異于朝服。晉人問陳

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闕父舜之後，為周陶冶官。先王謂周武王舜大聖，故稱神明庸用也。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闕父

之子滿也。恪，敬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今又封舜後于陳，故謂三恪。陳乃周之甥，故云我周自出。桓五

年陳桓公卒陳國亂厲公桓公之子蔡甥也故蔡人欲立五父即陳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定其位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我鄭與蔡人立厲公而奉事之戴猶事也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又我之自立宣十一年夏徵舒弑陳靈公成公奔晉又因鄭而入播蕩流離失所也大音泰父音甫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救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救邑大懼不兢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救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大惠謂五父以後皆鄭之所自立姻親謂陳婚姻之好介因也億度逞快也言欲快志于鄭者不可數計往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晉之成命會陳從楚伐我東門兢強也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大姬之靈衷中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授手于我謂喪

服擁社使其衆自囚請服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

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辟法也方

千里曰圻方百里曰甸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數圻數倍于天子之圻辟音關圻音祈

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武莊鄭王公平桓周二王城濮之役在僖二十

八年文公晉文公也我文公鄭文公也楚捷謂勝士楚之捷不敢廢城濮之命所以今日戎服將事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士莊伯士弱也子產善於辭命故莊伯不能詰時趙武將中軍○王樵氏日子產對晉之

辭皆強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傳會之過也陳侯鮒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然則五父篡殺爾鄭莊公奉而立之是助篡賊也其又可以為功乎征伐之權出于天子而以惟罪所在各致其辟為先王之命何其無忌憚也大國之地多數圻矣信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效之可乎又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志於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於鄭之伐陳聽其所已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為而巳

伐陳陳及鄭平拜功謝晉受其獻功也前雖入陳服之而以取其聲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志古書足猶成也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也文辭為功謂鄭

入陳有辭方免晉討非與其興兵結怨也○趙汭氏曰按鄭辭今之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若傳稱仲尼云云者未必皆一時之言不○錄楚為掩言誰知其志者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

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為掩子馬之子庀治也賦賦車馬數閱而數之也書土田以上田之所宜修為成書也度山林量度山林以共國用也鳩聚也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周官澤虞之職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葬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之以輕其賦稅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使田中之水注之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隰臯水厓下濕不任耕作使為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制為井田賦與籍

皆稅也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冑干楯之屬成書成也禮謂治國之禮杜預氏云傳言楚之所以興音也音必音度音鐸音國音魯音偃音堰音町音庭音量音亮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

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舟師役在二十四年巢小國牛臣巢人啓

開門也親門親來攻門殪○附錄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薦子

馬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功而以其賞與其子掩○附錄晉程鄭

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

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前年然明料程鄭必

或其言果驗故子產始知其賢蔑然明名語去聲大音泰○陸粲氏曰程鄭降階之問未爲大失蔑也何用遽知其或人耶其語雖幸而中君子未之或稱而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無越

思不違其所思也畔有次序也○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

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

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

審喜悼子也。獻公出奔，聞審氏父子語，故使與言求復國。文子大叔儀也。詩小雅小弁篇。

皇暇也。言我不能自容，悅何暇念及其後。蓋謂悼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思其終思其事之有終，思其復思其事之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其辭與今文少異。詩大雅蒸民篇，一人喻君奕圍棋也。審氏出自衛武公，至悼子凡九世。明年審喜納獻公三十七年，獻公果殺審喜。趙防氏云：傳記大叔儀之言及後，蘧伯玉去國，見審氏廢立賢臣，皆不與說。音悅，解，住賣反。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九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九年

傳

附錄

會于夷儀之歲，齊入城郊。

會夷儀在二十四年。

其五月，秦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

結。

自十四年十三年國會秦秦晉不平，至今始為平。伯車秦伯之弟，名鍼，不結不結固也。杜預氏云：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

甲寅

二十有六年。

齊景公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

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高閼氏曰：前此大夫有

不利於已，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甲午，衛侯衎復歸。

于衛復歸于衛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

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衛地近戚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杜預氏云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

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

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附錄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貞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召子子貞使答秦脩成

之命御進也言已以次當行三云叔向曰秦晉不和

父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集成道傳也子謂子朱易變

而不畏也拂衣褰裳也子朱撫劍將鬪故叔向平公

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庶謂庶幾於治所爭者大言為國家事非

私忿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兢而力爭不務德而

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師樂官曠名即子野也卑卑弱也心兢以心相兢也

力戰謂撫劍拂衣爭善各以所行為善也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公室卑○衛獻公使子

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

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即母弟鮒復反國也以君無信故辭敬妣子鮮之母

不免不勉於禍也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音仙妣音似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鮮賢必

欲使在間不獲命以毋命不獲辭也祭則寡人言已

但欲守祭祀而已○愚按甯喜所取信者子鮮也子

鮮既知君之無信顧復輒以公命許之異日者喜以

專政被殺而子鮮亦自以失信故去之孰非政由甯

氏一言所取哉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

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瑗于春反○林堯叟氏曰十

近闕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伯玉告右宰穀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

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

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

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已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

可以已右宰名穀衛大夫前逐獻公今又欲弑剽故

云獲罪兩君畜猶容也先人謂甯殖殖臨終

之言在二十年觀之觀獻公可還與否淹久留也恤

憂患也寬恕也猶夫人其為人猶故也已止也言當

止其復國之謀多而能已言子鮮為義多不過

能出已而已弗可已以受父遺命也使去聲孫文

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

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犬子角文子即林父嘉襄林父二子伯國即襄時

孫氏父兄皆不在故二子乘弱攻之甯喜

欲出奔故舍止于郊國人聞襄死故召甯

喜子叔即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也書曰甯喜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左

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杜預氏云：熒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傳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

專祿以周旋言專據其祿邑出入與之周旋戮之大者此春秋所以書叛杜預氏云：林父事剽而附入義可以退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愚按：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平而左氏謂以是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耶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此亦非所以責

逆。○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杜預氏云：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

竟，衛竟上迎之。

遠故喜而執手與言，道比竟為近，故揖之。門國門領點首也。門又近于道，故僅領之。杜預氏云：言衍驕心。

易生竟音境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

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

讓責也。大叔文

子即大叔儀，文子有置君不如奕棋之言，故衛公聞而怨之。羈，紲馬絆也。扞，衛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從君以奔也。出謂獻公居謂公孫剽。杜預氏云：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大音泰，羈居宜反。紲息列

反。○附錄：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

侵戚以林父叛故。晉戍

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



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

翹于晉茅氏戚東鄙邑殖綽齊勇士今來在衛蒯林

子反不之如從逐也圍衛地雍鉏孫氏臣杜預氏云為下晉討衛張本○附鄭伯賞入

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展為元帥故鄭伯享之先路

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周王者四井為邑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與命服為邑之

先子產辭邑曰自上下以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

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以兩為數也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及與也賞禮以禮

見賞謂六邑也子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公孫揮即子羽讓不失禮言遜讓而不失其

班次之禮殺○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孫林父屢翹伐衛于晉故晉為孫氏召諸侯將伐之為去聲○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穆子即荀吳召魯公為澶浦會○愚按平公不能討衛弑君之罪以定宜為君者而顧始

終實力于孫氏致徧召諸侯謀討衛侯是率天下而使盡叛其君也倒行逆施如此竟以此失諸侯

附錄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吳地在今南直

隸霍丘縣境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第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

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城麋鄭邑皇頡鄭大夫戍守也穿封戍楚縣尹戍獲皇頡而囚之公子圍

共王子靈王也爭之爭囚皇頡也正正曲直也伯州犁晉宗伯之子出奔在楚問于囚問是誰獲汝也君

子言圍與戍皆非細人也何不知易於別識也上高舉也介大也下下垂也州犁畏王子故上下其手又

抑揚其辭以道囚意欲使曲證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也弱敗也皇頡已解州犁意故云麋音君頡戶結

反戍音恤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敕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董父鄭大夫亦為楚人所執請贖之歸也令正辭

令之正子產以大叔之辭使秦嫌有貪名傷國體故知其不獲所請若更其辭令曰拜君之勤勞我鄭

國若非秦君之惠楚人至今猶未肯退師如此歸功于秦則董父可獲於是更遣使者執幣如子產辭

而後獲之杜預氏云傳稱子產辭令之善董音謹○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討衛以兩

正戚之疆界古有懿氏食邑於西地故以名其城六十取田六十井也。愚按林父衛叛臣也晉反為封

殖如此由其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異日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

可慨也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

所也。禮卿不會公侯經不書趙武罪武會公侯以尊魯公也經不書向戌罪其後會期也會以國之

大小為序經書鄭先干宋以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  
○傳遜氏曰傳以不書趙武為尊公斷不然也必以  
為臣討君而  
貶武明矣  
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北遺

宮括之子晉執衛君臣討其伐孫氏而殺晉成也女齊即司馬侯士弱晉主獄大夫杜預氏云歸晉而後告故經書在秋○家鉉翁氏曰衛侯可執坐林父之愆而執之則悖也○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

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二君如晉為請衛獻公也嘉樂詩大雅篇義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以北二君也景子國弱也蓼蕭詩小雅篇義取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以喻

晉君恩澤及諸侯也子展公孫舍之也緇衣詩鄭風篇義取適子之館今還子授子之粢今言已不敢違遠于晉也蓼蕭緇衣二詩旨趣不同故拜二君之辭亦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國子

即國弱私私語臣謂林父君謂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衛侯之罪自以殺晉戊三百人不以林

故父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

衛侯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將仲子詩鄭風篇義取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言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也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其後亾者也子展儉而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子能士子禮三族已亾子羽不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四十一襄公

為卿故惟言七穆謂子展罕氏子西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大叔游氏子在豐氏伯石印氏也子展居身儉而用心壹宜其後亾。愚按世祚修短非細故矣獨繫於一諷誄間耶如曰以觀其志則可。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狼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入宮名弃取見弃之義平公共姬子入夕夕入宮見其母也尤甚也佐即元公惡美以貌言婉狼以心言合左師向戌也惠牆氏伊戾名內師內官之長。家鉉翁氏曰婉者巧于自結狼者踈於內交佐日以親秋座日以疏以至子成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上巳有秋此復言秋者以有初字在前不言秋嫌楚客過在他年也知相知也夫謂大子為內師故云共內公知伊戾無寵故云惡女伊戾欲乘楚客構讒大子故假美言以從乃掘地作飲加書于牲上詐為盟處以為大子與楚客謀反之徵聘馳也欲速欲速得公位也信有有盟徵也。女音汝共音供飲音坎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亨伊戾夫人即弃犬子以佐婉故召使請于公聒謹也左師畏惡犬子故多為言

語謹亂佐耳欲使失期聒古活反亨與烹同○愚按宋平既明知犬子素惡伊戾矣而卒遣之從因遽信

其讒而殺犬子及徐聞犬子無罪又僅亨一伊戾而芮奔之寵愛向成之權任不為之衰此春秋所以直

稱君殺與晉獻殺申生同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

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習馬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先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改命令使者改之成以弃非適故始謬為不

知以俟其有獻于已而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使自已出曲以致其謾也杜預氏云傳言宋公聞左師謾犬

子所以無罪而灰○愚按向戌當時所稱賢巨過○其於犬子夫人之間傾危貪肆若此豈得為賢

附錄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

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子西言寡君來

朝煩勞晉之執事自懼夫敬于大國而得罪夏子西名善事大國以其能自下也○傳遜氏曰鄭之事晉也過于恭國將不勝

矣而又何善之有○附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

友其子伍舉與聾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為申公而亾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聾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聾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伍子即子胥祖父椒舉也聾子子朝之子二父

相友故伍舉聾子亦相善王子牟為申縣公有罪出奔班布故事也謂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之事復子召

左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左

左

子以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平晉楚在明年蔡本楚

子為國通平事于晉子木屈建也杞梓美木與皮革皆楚產而晉用之喻楚臣多用于晉夫謂晉使去

聲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

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亾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歸生即聲

亾也詩大雅瞻仰篇殄盡瘁病也言國內善人喪亾則邦國盡皆因瘁引之以明刑濫及善人之禍夏書

今虞書大禹謨篇不經不用常法也言罪疑者與其殺非當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僭

無濫懼失善人也詩商頌殷武篇封大也言成湯賞不僭而刑不濫不敢怠惰以自皇暇故為下國推命

以為天子而大建其厥福引之以明賞不僭刑不濫然後可居天位也古之治民者勸

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勸賞樂行賞也畏刑憚用刑也春夏生長故賞秋冬  
肅殺故刑飫賢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以加膳故也  
不舉不舉盛饌也為去聲朝如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言

楚多淫刑妨賢害國以成不可治療之疾此吾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療刀召反子儀之亂

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

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子儀之亂在文十四年析

公子儀黨懼而奔晉殿後車也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震動蕩散也鈞同其聲也晉復侵

楚敗申息獲申麗在成人年此析公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殿多練反窵挑同易去聲麗音厘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

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

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

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

歸楚失東夷子辛歿之則雍子之為也雍子事無所考不善是不

是其曲直也鄙晉邑楚納宋魚石等於彭城在成十八年靡角宋地反亦歸也簡擇蒐閱也蓐食食於寢

蓐也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歿也歸者即前老幼等行使行也逸囚使聞之也晉圍彭城在襄元年東夷楚

東小國見楚弱而叛楚殺令尹子辛在五年此雍子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子反與子靈

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子靈也。雍擁同子反。子靈爭夏姬。在成二年。邢晉邑。巫臣通吳於晉。在成七年。巢駕棘州來。俱楚邑。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故云罷此。巫臣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邑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良精也。王族王親兵也。夷平也。當之。當楚之中軍也。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誘令楚人貪已。使不復顧。二穆之兵。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其分精兵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云。二穆四萃。四面集攻之。夷兵傷也。燔火滅也。吳興。吳自此興也。此賁皇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賁音墳。燔子潛反。○唐順之氏曰。四子者。其去樂毅之不肯伐燕。何

遠。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亾。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

逆之。此指上四人椒舉即伍舉，疾罪也。弗圖不可以為意也。鳴椒舉之子，往預氏云傳言聲子有辭。

伍舉所以得反。○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

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年晉伐許，諸國皆大夫獨鄭伯自往，故許請伐鄭以報之。因卒于楚，求諸侯欲興霸業也。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昧猶貪冒也。逞

侯將和之故，貪冒於一來，不如使楚快志伐鄭而歸，乃易與之成，釁動也。盜吝惜也。言鄭人欲與楚戰者。

皆動于一時之勇，不顧後日之禍，以厭足其性而求其名，非能為國家慮也。說音悅。十二月乙

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南里鄭邑，樂氏鄭城門，縣門所以禦攻門者。既伐鄭而後葬靈公，所以卒靈公之志也。懸音玄，汜音凡。○汪克寬氏曰：是

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是明年晉

楚為成而諸侯皆朝楚矣。○附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

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重衛姬而輕齊鄭之請。○附晉韓宣子

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

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請

問以何事來聘，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賦之事，宰旅周冢，幸之下士不敢斥。

尊故云將於寧旅阜大也舊故典也言士起歸時事不失故典也杜預氏云傳言周衰諸侯不能如禮惟起不錄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

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城邾在二十四

年烏餘齊大夫廩丘齊邑今山東范縣有廩丘羊角衛邑高魚魯邑竇城下水道因水故開之而得入介

因也就甲于高魚之庫以登城文子言於晉侯曰晉

而取之終治烏餘之罪竇音豆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

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烏餘之

地皆取於齊魯宋衛之邑此類皆宜見討而貪其地以利晉國是晉之德不足以為諸侯之盟主也請討之而以其地歸於諸侯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能不用兵甲而治烏餘之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

經<sup>乙卯</sup>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通嗣君也傳稱向戌會十四國經

為私屬皆不與會宋為地主與盟不待序也杜預氏

云陳於晉會嘗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

呼亂反○林堯叟氏曰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

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  
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  
哀定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  
甯喜大夫見殺書名罪之也喜之殺雖以專政而弑  
剽之罪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杜預氏云

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既負甯喜之信不能友于賢弟

至使出奔故書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即夏會之大夫。李廉氏曰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冬十有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附錄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

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胥梁帶前年受命治烏餘故使齊魯宋衛諸喪邑者

各具備車馬徒眾以受先所失之地周密也必以密

來勿以受地為名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四國偽

若致邑以封之者效致也遂執之盡獲其徒眾也杜

預氏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美服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季慶封字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

不知也。相鼠詩鄘風篇義取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

而無儀不為何為慶封不敬叔孫為賦相鼠

幾之慶封亦不知為譏已言其闇甚杜預氏云○衛

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

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

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甯喜既納獻公

免餘衛大夫不及此言不得反國也與之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也公

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公出亡時  
臣父爲孫氏所殺故云父子成余  
夏免餘復攻甯

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亾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右宰穀石惡皆喜之黨亾出奔也行謂

枕斂俱去聲。愚按喜弒剽可討也而獻因之以入

不可殺也雖然喜能用衆以弒剽矣子鮮賢且善喜

也獻寧不自危乎此其所以殺喜也昔里克殺奚齊

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曰難爲子君其意亦猶獻云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

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

章明沮止也言孫林父逐君且死乃出奔而得生甯

喜納君有功乃被殺戮而死賞罰不明何以止惡而

勸善君失信謂獻公失政由甯氏之信國無刑謂衛

國無討孫林父子之刑鱣子鮮名使使甯喜納君也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

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盟河誓不還也託寄也木門晉地昭明也子鮮言已

若仕而不治其事則無功而食罪也若曲從于人以

爲治則明已以欲仕而出無所自愬喪喪服也禮聞

喪而追服謂之稅服獻公痛愬其弟特爲此服故云

如獻公尋薨故云終身○范甯氏曰獻公背盟而殺

忠於已者是惡而難親也鱣懼禍將及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鱣之去衛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其心合于春秋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

三

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替大事，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邑六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下

上以位言贊佐也。文子即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

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

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向戌素有

賢稱兼善二國之相，故欲晉楚交謹，息諸侯之兵，以為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咸從之，攜攜貳也。

音災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介相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周禮

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折俎，舉謂記錄之時。趙武叔向向戌皆賢大夫，以弭兵為事故，會時文辭多美。仲

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而傳述其意，以為此享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湏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

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湏無，陳文子也。時趙

武命盈，追已故云。從楚令尹子木止陳，故遣黑肱先至，與晉大夫成盟，載之言。晉趙武亦不去，遣向成就

於陳成楚之要言滕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救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能服而使之也請齊請齊使朝楚也驛傳車也謁告也他國從晉

從楚之國杜預氏云經所以不書齊秦傳陟戀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

處其偏。左師如陳而還子皙即黑肱趙孟恐二國成言臨盟復辨故預盟以齊之以藩為軍不築

營壘示不相忌也晉在藩之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

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伯夙即欒盈氣氣也

言楚有襲晉之氣時晉營在東有難可左還入宋東門氛芳云反難去聲○辛巳，將盟於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楚人穿甲在衣中欲因襲

晉州犁晉伯宗子利猶濟也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亾，何以及三。大宰伯州犁也逞快也志將逞言不

春秋左傳句解

得快其志也。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可安。信亾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必死。杜預氏云：為明年子木上死。起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

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斃，暗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捷勝也。病猶患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患，晉非食言者又何患焉？僭不信也。濟成也。夫謂宋言晉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且宋為地主，雖倍楚猶不能勝。晉稱舉也。庸，猶功也。晉獨為諸侯所信，故云庸多。一云庸用也。諸侯皆為我用也。單音丹天。如字。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自慮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自比於小國。恐叔孫不從，假以君命就宋告之。邾與滕為齊宋私屬，故皆不與盟。私即屬也。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順以顯弱命之君，而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故經不書其族。以貶之言，其違君之命也。與音預。○愚按：人臣出疆，利存社稷，即非君命亦得行。權矧季孫以公之命乎？而左氏謂其違命，故經不書族。則矯命以令者，顧無罪歟？或曰：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理，或有之。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先先軟血也子謂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

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盟法大國制其言小

國尸其事只語辭尸主也小國主辨具即哀十七年

下楚假此以勸之爾楚為晉細言楚欲尸盟自同於

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

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為宋

嘗戰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城

賴安在其能書先晉晉有信也○愚按先夏而後夷

夫軟之先後哉左氏謂書先晉晉有信也則

趙孟偷而懼楚其為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

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

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宋公以在其國兼

所尊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

曰客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

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

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

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子木問之夫子謂范

武子身修家齊故事無不治所行之事皆

可告人故情無所隱見其忠於民也陳布也祝史布

其誠信於鬼神德足以副之故辭無所愧見其信於

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趙文子自宋還過鄭故鄭伯享

之印段字子石穆公子舒之孫公孫段字子石穆公子

子豐之子從從鄭君也武文子名卒終也武請賦詩以終鄭君之賜亦以觀

七子之志向從去聲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草蟲詩召南篇義取未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以比趙武子為君子趙武

以在上位而心降下可以為民之主然不敢當君子

名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鶉之賁賁詩鄘風篇衛人刺其君鶉鶉之不若義取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第賁也闕門限也使人子西賦

趙孟自謂也鶉順偏反賁音奔闕域使去聲

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黍苗詩小雅篇其四章云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比趙孟于召伯也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當子

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隰桑詩小雅篇義取既見君子其樂

如何其卒章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子大叔賦

藏之何日忘之孟欲子產見規故受之

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取其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大叔喜於相遇故趙武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蟋蟀詩唐風篇義取無已太康戰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趙孟樂

而不淫也趙武以印段戒懼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桑扈

詩小雅篇義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比趙孟有祿位也交交際也敖敖慢也其卒章云彼交匪敖萬福來

同故趙孟因以取義敖音傲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

幸而後亾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美鄭伯未有無良而伯有誣之顯然歌之于衆為榮寵於賓叔向因策其必速亾或云公指鄭伯非也稔年熟也杜預氏云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也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亾不亦可乎餘謂六子子展

賦草蟲詩我心則降故云在上位不忘降段賦蟋蟀詩好樂無荒故云樂而不荒安民與民同也指印段言不淫不淫從其欲也指展氏言樂音洛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向戌自以弭兵之謀不當則罪合死今幸成功得免死欲

求加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六十十六十井也示示以賞書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亾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亾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殺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言凡諸侯小國惟以晉楚

兵威為可畏是以其君民慈愛而和順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此小國所以存也若無兵威則驕縱而不慈和必將亂而不安靖以滅其國此小國所以亾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兵居其一故不可去

不軌不遵軌法也。聖人謂湯武亂人，謂桀紂削削其賞，書厭平聲。左師辭邑，向氏欲

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亾。」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司城子罕也。向戌謂我以罔功受賞有取亾之道。今子罕責以義而削其賞，是存我也。君子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向戌之謂乎。」詩鄭風羔裘篇：「彼已之子，猶言此子也。司主也。樂喜，即子罕傳言子

罕能主直道不阿。向戌又逸詩云：「何以憂我而相規，儆乎我則收取之，以為藥石。」傳言向戌能善子罕相規之言，同頌惟天篇。○附錄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

作假以溢我。」音記。○錄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

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

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

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

將殺之。」偏喪曰寡，寡特也。東郭姜棠公之寡妻，无咎棠公之孤，東郭偃姜之弟，崔杼以姜故受明

故乘成有疾廢而立之。崔邑名，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相，息亮反。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

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身身事也。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癸慶封屬大夫

彼謂崔杼，君謂齊莊公。崔敗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癸，晉結反。他日又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他日，成疆復告慶封。難，去聲。女，音汝。九月

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

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

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圍人養馬寺人七也士

行恐滅家罪不止其身故云止余猶可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

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

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一如一家也堞短牆使其眾居短垣以守妻即東郭姜御癸為崔子御也妻成家滅故無所歸辟開也開

先人之塚○附錄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

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羅即命尹子蕩既醉詩大雅篇詩云既醉以德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比晉侯下君子也敏謂臨事之敏焉往○附錄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

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崔氏之亂在二十五

年貧而無資故僕賃於野為齊莊公服喪楚人義之故召為右尹杜預氏云傳言楚能用賢○傳遜氏曰

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滅所以強大累世而威權累

無下移固其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辰在申謂斗建指申過善也周十一月今

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啖助氏曰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閏月不可得

考而

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德可遂見應封

而故云止余德可遂見應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言封之長當妻女而再夫閔矣

多矣再申何怨也再夫閔矣

○士何民之德曰再食

公與之再食其德曰再食

再食而無資姑對其再食

以魯莊公之德曰再食

申補實來奔對實然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一

終

